



细读它们,让时间倒流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本期推荐的几本书,思想性与趣味性共存,在细细研读的过程中,也许你能真切地感觉到时间在倒流。

《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是作家孙甘露酝酿多年、潜心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共产党人陈千里孤身潜入暗夜,在极限时间内突破重重难关,运筹帷幄,最终凭着孤绝的勇气、强大的信念、缜密的设计和高超的谋略布局,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故事。作者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这些隐秘的历史事件的过程,重新聚起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精神和血肉。

《千里江山图》甫一出版,即受到各方关注,已入选五月多个好书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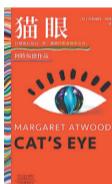


作者: 孙甘露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22年4月

《猫眼》

《猫眼》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七部小说,曾因其极富色彩的语言和细致入微的描述入围当年布克奖的决赛名单。事实上,阿特伍德在二十多岁时便着手构思这部作品,近五十岁才完成全书。这部贯穿了阿特伍德青春岁月和中年成熟期的小说被认为是她最具自传性的作品。

《猫眼》是一部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意识流作品。在小说开头,伊莱恩转述了哥哥斯蒂芬的话:“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维度,和空间的维度一样。如果空间可以弯曲,那么时间也可以弯曲。如果你知道得足够多,移动速度比光还快,那么,你就可以使时间倒流,同时处于两个空间。”在时间之维里,事件具有某种形式的顺序、持续时长和先后次序,事件的长度以及事件之间的距离是可测的;我们经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元素来看待时间,并通过记忆来访问过去。



作者: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 黄协安
版本: 河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22年4月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它揭示了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是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本书阐释了“巫史传统”思想的基本观点:一是“由巫到礼”,周公将传统巫术活动转化性地创造为人际世间一整套的宗教—政治—伦理体制,使礼制下的社会生活具有神圣性。二是“释礼归仁”,孔子为这套礼制转化性地创造出内在人性根源,开创了“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周、孔使中国传统从人文和人性两个方面在相当早的时代获得了一条实用理性之途。

作者李泽厚(1930年——2021年),湖南长沙人。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在哲学、思想史、美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均有重大建树。



作者: 李泽厚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 2022年4月

《元灯长歌》:
遍布大地深处的灯塔

文/本刊特约撰稿 洪艳

著名作家傅菲的《元灯长歌》作为一本带有强烈叙事特质的散文集,以充盈的诗意图与哲思构筑了一份独属于傅菲的土地深情。傅菲的这种土地深情,值得我们从多侧面深入挖掘。

书写土地上的人民,是傅菲《元灯长歌》的一个重要写作出发点。《元灯长歌》共计4辑16篇,每一篇都以人民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为探问,叙述背景则是上饶市北部小镇郑坊,时间纬度是百年视野下的乡村裂变、发展与振兴。他在该书《序言》中谈及创作立足点即是“人民”。他如是说:“我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以村志的形式,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傅菲以20年坚实的散文创作,不断地在历史的褶皱、时代的光影里探寻着关于“人民”的精气神。《元灯长歌》中为“人民”的画像有:姜村的姜桂生,枫林余家人,“我的父亲”和“爷爷”,赣剧团中的旦角、武生,饶北河边长大的青春玩伴,袜子厂的银根,屠夫白喜,补鞋匠光春,养马的撇角,泥瓦匠杨绍醒,做油漆的马英明,土陶厂的制陶师傅,落叶堂的旦旦师傅,跳傩舞的墨离师傅,画遗像的东锦……傅菲以他细腻的笔触,全景式地勾画了赣东北人民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精神风貌。这些被傅菲安置在宽厚土地上生活的人,在悲苦中毅然行走。他们可敬可爱之处,恰是人性光辉的彰显之处。这些光辉是明灯、似灯塔,世代矗立在蔓延不息的土地之上。相较亿万年存在的土地而言,我们何其卑小而渺茫。或许傅菲恰恰是希冀我们在认识这样的本相之后,努力葆有这人之为人的光辉。

亲近土地是《元灯长歌》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亲近土地”是傅菲散文一直以来隐含在荒野、山地、身体、旧物书写的一个隐形关键词。在傅菲看来,坚实的土地具有居住、承载、庇护、抚慰、疗愈、隐匿、救赎等不同的“品质”。而傅菲一直在给我们或隐或显地指向“亲近土地”的路径,这“亲近”便是他守护“人

之存在”的一个重要维度。奈何他深情至极!从书斋到山地,再到荒野,继而回归心灵的创作轨迹,无不体现了他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认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切人都在大地的深处被造出来”。傅菲的《元灯长歌》用一种近乎经田野考察式的书写呈现土地上困顿的人。其中必定内蕴着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考。土地以其静默与包容,吞噬着人的爱恨贪嗔痴爱恶,承载着净化的功用,始终能使人沉潜、新生。傅菲的“土地”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说的“大地”有着异质同构性。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大地”总是带着黑暗和隐匿的符码指向,我们只有读解出其中潜藏的内涵才能辨别出不一样的光亮。或者就像傅菲说的“遍布大地深处的灯塔”,或是“悬在纸上的灯塔。”

傅菲关于饶北河人民的书写,对人与土地间的伦理关系的探问,实际上是有存在论哲学的意义的。《元灯长歌》4辑的标题意味深长:江河合水、大地芳春、万物生动、舞咏而归,恰暗合了自然的灵动、轮回法则的逻辑推演关系。傅菲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始终在人与土地关系间的互动中进行着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如若缺失了哲学家、诗人对土地的沉思和歌咏,我们大多数人与土地的关系只会陷于一种常识关系之中“日用而不知”。傅菲将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放置在了对土地的一片深情之中,并始终包含了深厚的历史维度。诚如傅菲所言:“我的双脚深深陷入土地,我的根须在土地下交错。我知道一粒谷种通往大米所走过的隐秘之路,正如一个家族枝叶繁茂。我和土地上的人血脉相连。土地是他们的证词,也是我的证词。”土地上的苍茫万象就是人存在的最好辩证,因为它的诸多不确定性、不可知性便是人存在的阻力和灾难来源之一,同时又成就着人的存在,使得人成为土地之上与众不同的存在者。

傅菲的土地深情,还有一个重要



作者: 傅菲
版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21年12月

向度即是对于动物的书写。“万物生”这一辑中,傅菲说:“生灵颇具崇高的美学、尊贵的伦理学、和谐的社会学,是生命的道德律和启示录。我们之与共生、彼此救赎”。傅菲把笔下的猴、山鸦、狗、马作为土地伦理中人存在的“镜像”。“我站在高脚凳上,取下猴子的头套,猴子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浅蓝碧黄的眼珠倒映着一张稚气的脸。猴脸上,湿湿的。猴子的眼角一直在淌透亮的液体。它惊恐放大的瞳孔,在恢复,眼睛透射出来的精光,变得柔和。”(《刀与猴》)“老陈买来陈菜油,天天给狗刷红斑癣。……他看见,它的眼睛有一种晶莹莹莹的液体,眼泪一样的液体包着眼球。那双眼睛有金色的环,一圈一圈,有一股温泉喷出来。”(《敏秀的狗》)“孤独是马眼睛里纯洁的液体。它站在马厩,或站在峡谷某一处草坪,它不像一匹马,而更像那片樟湖,温柔、沉静、又热情澎湃。它英俊的体形如湖中山影。它的眼睛明亮,眼睑优美,湖一样深邃,深不见底。”(《黑马之吻》)这三篇以“眼睛”为题与动物对话的桥梁,在冷静的文字中埋入深刻的生态反思与批判。细细品来,我们便能察觉出傅菲对猴、狗、马,以及对土地之上一切生灵的深情与大爱。

傅菲的《元灯长歌》尽管成于叙事,却葆有一种与土地、自然脉搏一起跳动的生态散文的内在特质。他的这与土地同在、与自然同步的写作,孕育了他对土地内在的生命哲学的认知与思考,也是他的生命深处充盈着乐观、浪漫的最好表征。土地以其静默包容了人世的喧嚣,作为人肉身的居所,更是人的精神家园。从《元灯长歌》而知,傅菲将自己对土地真实细腻的深情流露,使得我们更能明了自然与人类的深层次关联,土地上的一切均与人类的精神具有同构性。■

《独坐听风——季羡林的精神世界》:
风过“季荷”有清声

文/本刊特约撰稿 任蓉华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这首陶渊明的诗,而这也是他的人生态度:处世超然,淡泊名利。女作家于青的《独坐听风——季羡林的精神世界》一书,文字朴素而又温润,勾勒出了独属于季羡林的“烟火气”与精神世界,读来犹如伫立在北大朗润园的那塘“季荷”旁,夏风掠过,飒飒清声,沁人心脾。

得益于工作的缘故,于青与季羡林有近20年的近距离接触,这不仅使她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让她有机会获得从单纯的崇敬到亲情般敬爱,从仰视到亲近的真切体会。或许正基于此,该书首先以“天意高难问”一章,表达出作者对季羡林的深切缅怀。“与季先生走动勤了,我们就像家人一样



作者: 于青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 2022年4月

器的人生中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走得艰难,但走得坚实”,于东方文化殿堂里完成了辉煌的涅槃,成为一代学鸿儒。

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有不同的侧面,季羡林也不例外。于青认为,季羡林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神圣的位置,是永远留给他的母亲的。季羡林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从未停止,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下“儿思母、母不在”的悲情,这是季羡林生命里最大的缺失,让他的精神世界无法完整,也造就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